



# 浮世花

下  
云狐不喜 著

梦三生·

若我能洞悉命运的每条轨迹，亦会选择如今日一般最艰难的一线，即便中间相隔苦厄与灾难，只因你在线的那端。

唐七 作序 **匪我思存十四阙** 倾情推荐

超人气作家 **云狐不喜** 经典再现

随书附赠唯美书签—— 浮年流转，唯爱永在 ——

七万字 新内容  
宅女在古代后宫的  
幸福生活

浮世花

下

云狐不喜 著

卷之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三生·浮世花：全2册 / 云狐不喜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99-8116-1

I. ①梦… II. ①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8595号

- 
- |         |   |
|---------|---|
| 书 名     | 梦三生·浮世花：全2册   |
| 作 者     | 云狐不喜  |
| 出版 统 筹  | 黄小初 邹立勋   |
| 选题 策 划  | 石 颖 夏 童   |
| 责任 编 辑  | 胡小河 姚 丽   |
| 文字 编 辑  | 王妍萍   |
| 责任 监 制  | 刘 巍 江伟明   |
| 出版 发 行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br>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br>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 集团 地 址  |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
| 集团 网 址  | <a href="http://www.ppm.cn">http://www.ppm.cn</a>           |
| 出版社 地 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
| 出版社 网 址 | <a href="http://www.jswenyi.com">http://www.jswenyi.com</a> |
| 经 销     |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 开 本     | 880×1230毫米 1/32   |
| 字 数     | 320千字   |
| 印 张     | 16.5  |
| 版 次     | 2015年5月第1版，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399-8116-1                                      |
| 定 价     | 48.00元(全二册)   |
-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录

## 第三卷 骨骸上有烈红荒花之梦 001

第二十五章 落江 002

第二十六章 杜笑儿、血、合约 011

第二十七章 宛若劫灰 020

第二十八章 弃子 029

第二十九章 人相立 退无地 039

第三十章 却探彼此虚实 047

第三十一章 谁在雾中 057

第三十二章 不祥之花 067

第三十三章 谁在雾中 077

第三十四章 毒蜡 088

第三十五章 独立到中宵 097

## 第四卷 煌罗十方之梦 107

第三十六章 袖底露 108

第三十七章 今日最宜抓奸 117



- 127 第三十八章 为问花何在  
137 第三十九章 信与不信  
147 第四十章 花后獠牙  
157 第四十一章 从未曾有，便无所谓失  
167 第四十二章 十方星堕  
177 第四十三章 花荫血溅杀伐  
187 第四十四章 母与子  
197 第四十五章 来路·归途  
209 第四十六章 红尘须臾  
222 外传之一 萧然渡  
233 外传之二 幕后  
237 外传之三 所谓后爪打结  
241 外传之四 夫妻（们）相性五十问  
265 后记



第三卷

骨髓上有烈红荒花之梦



## 第二十五章 落江

海棠吓坏了！她动弹不得，也说不出话，只能被沉冰抱起来往外去。她心说，自己说不定真能被他劫走！

她该怎么办？她知道自己落在沉冰手里就完了！

萧羌喝的药里本就有帮助入眠的药材，大半夜的，他睡得正香，断然不会出来，沉冰假扮的萧羌惟妙惟肖，这么抱着她出去，有谁敢拦？

眼看着沉冰抱着自己走到了甲板上，周围侍卫看到他们出来，都是一脸暧昧，低头屈膝，恭恭敬敬放行。

海棠心里叫苦，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就在沉冰走向船尾的时候，船尾一堆烂木头里晃荡着站起一个人——正是花竹意。

这家伙似乎真的打算把所有压舱的木料全部翻一遍找蘑菇来加餐，看到这不靠谱的小子，海棠心里那点指望立刻没有了。

看着“萧羌”抱着海棠从容走来，花竹意愣了一下之后，也屈膝行礼，沉冰只略点了点头，就继续走去。身后忽然传来一声等等，海棠心里一紧，希望又燃了起来。她转不了头，只能听到身后青年的声音一字一句道：“陛下，杜婕妤现在并不情愿，可否请您不要强迫她？”

当海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她第一个反应不是自己有可能获救，而是五味陈杂。

她和花竹意错身而过，就这一瞬间，连话都没说，眼神也未曾交会，他就看出了她的不情不愿，然后说出那句话来。

他对皇帝说，她不愿意，请把她放下来。

这一刻海棠心里流过的情感非常复杂，无法形容。

而且现实也不容她细想，就在花竹意发问，沉冰略停顿的一瞬间，只见眼前青影一动，海棠来不及反应，一张没有五官的脸赫然出现在她眼前，却又在瞬间拉远，就在这刹那，沉冰已和天枢交了数回手。

“……又是你！”沉冰冷喝一声。

论武功，天枢远在沉冰之上，但沉冰怀里抱着海棠，天枢投鼠忌器，居然打成平手。沉冰见机不妙，迅速退开，两人距离拉远，他当机立断，抱着海棠向船下跃去！

就在沉冰腾空而起的一瞬间，正好在他近处的花竹意见机立刻扑过来，像八爪鱼一样抱住海棠的脚踝，天枢长袖绕住花竹意的手腕——结果就是，海棠挂沉冰，花竹意抓海棠，天枢又抓花竹意——即便是武林高手，在身负这样的“重任”之下，也坚持不住啊。

只听扑通扑通几声，人肉粽子串以花竹意作为节点，前半截以非常优雅的姿势落入三月冰冷的江水之中，后半截磕在了甲板上。

落水的瞬间，海棠脑子里第一想法是，一个月摔两次江我也是蛮厉害的！

第二想法比第一想法重要多了，那就是：啊，对了，我不会游泳啊啊啊啊啊！

天枢和“萧羌”打起来了这件事自然惊动了赵亭，等赵亭上到甲板的时候，正好看到海棠和沉冰落水，天枢和花竹意摔在了甲板上。

根本不用赵亭说话，早有侍从跳下水去救人，晃了几下，花竹意爬了起来，天枢单膝点地，紧紧看着下方，却没有动作。

难道是受伤了不成？赵亭转动轮椅向前，刚要开口询问，他听到天枢低低叹息一声，声音不再是男女莫辨，而是轻柔婉转的女音。

“……瞒不了了……”

赵亭有所警觉，他手指微动，周围侍从立刻把他围在中心。这时，天枢也慢慢站起，慢慢回头，瞬间，发如流泉，衣若蝴蝶，月色下，站起来



的少女，面容如玉，竟然如同白玉雕就，有种不可逼视的美丽。

赵亭在看到她脸孔的一瞬间，一双眼睛猛地瞪大，本就无色的嘴唇翕动两下，却没发出一点声音，倒是他身后响起了一个清雅的男音。

“……史美人？”

听到这三个字，赵亭猛地转头，握在轮椅扶手上的双手青筋暴起，他死死盯着身后披着一件外衣就匆匆跑出来的大越皇帝，瞳孔一点点收缩，渗出仿佛带着剧毒一般的怨憎愤怒。

即便是萧羌，也在这样怨毒的眼神下陡然一凛。

“萧——羌！”赵亭低喝一声，手指在轮椅上一弹，数把飞刃激射而出！

萧羌无处可避，只见眼前青影一动，史飘零已落于两人身前，长袖挥动，铮铮几声清响，飞刃落地，赵亭浑身肌肉收紧，定定地看着史飘零，再看着萧羌，眼里的怨毒一点点褪下，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灰败的空白。

萧羌也察觉到不对了，身为自己妃子之一的史飘零，居然是萧逐的护卫之首天枢，这已经够离谱了，何况现在她和赵亭之间明显还另有隐情。

萧羌用眼角余光看到侍从抱了海棠上岸，听到侍卫说没抓到沉冰，但是海棠没事，他松了一口气，掉转视线，看向背对自己的女子和对面的赵亭。

三个人静默片刻，首先开口的是史飘零。

在跌落甲板时不慎被刮掉面具的女子破罐子破摔地叹了口气，她先转身，对萧羌行了大礼，才转身看向赵亭：“……我真的长得那么像母亲，让您一眼就认出来我来了吗？父亲。”

这句话说出来之后，赵亭浑身一震，萧羌也一愣，花竹意一副鸭子听雷的样子侧着头，只有被抱到萧羌身边，喝了一肚子水，听话也只听了个断断续续的海棠，迷迷糊糊地向这边瞥了一眼。她的结论是：史姑娘，令堂看起来也是大美人啊……

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古怪结论一直在海棠脑子里绕啊绕，直到喝完驱寒的姜汤，被放入暖乎乎的被窝里，跟着身子一起被寒冷江水冻结的脑子才恢复运转。

史飘零是萧逐的护卫“星卫”的首领。

史飘零叫赵亭“父亲”。

赵亭是长昭的元帅。

萧羌是赵亭的仇人。

萧羌又是史飘零的丈夫。

等等！

把以上等式在脑海里运转一圈，海棠腾地一下子坐了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

海棠猛地弹起来，几乎撞到床边。幸好有人温柔地揽住她的肩膀，轻轻道了一声：“小心，别撞着。”那是萧羌的声音。

她莫名地就安心了一点，海棠侧头看去，萧羌看她没事，就放开了她。他一手撩着宽大的袖子，一手剔了剔床旁小几上的灯花，烛光一跳，映出他一张雪白淡漠的面孔，这让海棠心里没来由地一悸。

在海棠身后垫了个软枕，萧羌把被角掖了掖，看了看她，却没有说话。

海棠脑子里在纠结刚才罗列的人际关系，有片刻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一对男女，一个坐在床上，一个靠在床边，彼此相对无言。

看了一会儿发呆的海棠，男人倒了一杯蜜水给她，海棠捧过来喝掉，听到萧羌慢悠悠地道：“史美人是朕的妃子，同时也是王叔的‘星卫’首领。”说完这句，他略顿了顿，望向烛光不及的一片黑暗，声音低沉冰冷，“……我本来以为，这世上总有谁能让我相信，却没想到，王叔也在我身边安插了人。”

听了这话，海棠觉得这男人的思维已经阴暗到了一定程度，她忍不住开口反驳道：“您怎么知道一定是他安插人手到您身边？说不定殿下是为了保护您，才让史美人到您身边的呢？”

听了海棠的辩解，萧羌忽然不说话了，海棠看到男人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就有些心软，正要说几句打个圆场，萧羌却忽然静静一笑。

“保护我？让赵亭的女儿，最恨大越的人的女儿来保护我？”这句话让海棠语塞了片刻，她正要回答，男人又欺近她，横过来的身子挡住了烛光，海棠的视野内立刻暗淡起来。男人慢慢地，一点点地压覆下来，清雅俊秀的面容，微弯的薄唇带出来的弧度没有一丝笑意，只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凉薄。

“然后，笑儿，卿在为平王开脱？”

你、你想作甚？海棠缩了缩，很没骨气地赔笑：“我只是觉得不要随便冤枉人嘛……哈哈……哈哈……哈哈……”

静默，萧羌没有一点声音，只是凝视她。两人之间的暧昧堆积缠绕，如同冰凉的灰烬，缠绕上来。

海棠知道，她应该像刚才一样，低头认输才好，但是不知怎的，刚才她可以赔笑，可现在却从心底生起一股莫名的意气，她就是不愿调转视线，即便头皮发麻，都要硬挺下来。

看着她一副不屈不挠的样子，男人意味深长地挑了挑眉，却并不说话，海棠从他那双漆黑的眼睛里看到自己的倒影，在烛光明灭里模糊，倒影显出一种特别的软弱来。海棠不禁又缩紧了一点，萧羌忽然笑起来，单手撩过她的头发，在她额上吻了一下，轻轻道：“睡吧。”

说完，他吹灭烛火，转身离开。

等萧羌走了，海棠才发现刚才片刻的对峙中，自己的脊背上已经覆上了一层冷汗。

她甩甩汗，平复了一下呼吸，过了片刻，她侧耳听着，发现门外没有声音了，就蹑手蹑脚地赤脚下地，轻轻拉开舷窗。

窗外站着一个女子，黑发青衣，面容娇艳一如莲花，正是史飘零。

海棠一点也不意外看到她，甚至说，她就是为了见她，才拉开面前这扇窗的。

她定定神，看着面前面无表情的“星卫”之首：“……史美人，你有什么话要和我说。”

史飘零盯了她一会儿，低头看去，看到她露出亵衣之外的脚趾，开口道：“……会着凉的。”

呃……好莫名其妙的一句话。海棠这人有个好处，她从善如流，立刻跳回床上。史飘零飘然进来，把窗户关好。

她站到海棠面前，看了她一眼，就低头看着自己的指头。海棠等着她说话，也不开口。过了半晌，史飘零低低说了一句：“……我的原名叫赵零。”

海棠点头，然后？

史飘零却沉默了起来，她慢慢抬起头，一双秋水一般的眼睛里闪烁着冰一般锐利的光彩，她看了海棠半晌，忽然开口道：“你不是杜笑儿。”

海棠只觉得脑子里轰的一声，心猛地一跳！她直直地盯着史飘零，那个容颜娇美，犹如莲花的女子没有温度地笑了一下，嘴角锐利犹如刀锋。

海棠瞪大了眼，心里乱哄哄的，她还没从第一句话的打击里恢复过来，第二句话的连击又到，史飘零一字一句地说：“如果你是杜笑儿的话，只怕早跟沉冰走了。”

萧羌离开海棠卧室的时候，已经是丑时初刻，大概还有一个时辰，船就会进入白玉京的领域。

想起史飘零就是天枢这件事，他眉毛皱了一下，疲惫地压了一下太阳穴。

他挥手让侍卫退下，自己走上甲板。

今夜无风，军船平稳地在水面劈开一条条波纹，萧羌深深呼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觉得肺里都有些微微地疼。

刚才自己似乎是一下子说了不该说的话。萧羌苦笑，想起自己和海棠的对话，他反省了一下，自己居然说出了“王叔也在我身边安插人”这样的话，真是越活越回去，连这点心思都控制不住了。

不过，似乎也只有在这个杜笑儿的面前，他才会失控吧？

想到这里，他唇边的苦笑又加深起来，他仰头望天，看满天星子闪动。

半晌，他转头，看到赵亭摇着轮椅慢慢从船舱的方向而来，片刻，两个男人相对无言，只不过赵亭虽然面色依旧难看，不过好歹没有了之前的怨毒，他盯着萧羌看了一会儿，抬手丢给他一瓶酒，自己仰头灌下手里的另外一瓶，颇有借酒消愁，好让自己不至于宰了萧羌的意思。

“……她确实是我女儿。”在萧羌走后，和史飘零谈过的赵亭面色凝重，说完这句，不禁又狠狠瞪了一眼萧羌。

他是真没想到，自己唯一的女儿居然还活着。

赵亭的妻子生下女儿之后，身体虚弱，长年卧病在床，赵亭又经常行军打仗，就很不负责地把襁褓中的女儿甩给了萧逐。反正萧逐家大业大，一个女娃还是照顾得起的。

后来他被抄家灭族，仓皇逃命之中根本顾不得自己的女儿，他本来以为她早就死了，却没想到她不仅没死，反而成了萧逐的护卫——这也就罢了，她居然还成了萧羌的妃子！

想到这里，赵亭就想起了史飘零对他说话的样子。

那个女子语气冷漠，眼神冰冷，她用自己的态度告诉他，她不把他当父亲，他也不必把她当女儿。

他问她，可曾想过这样是否对得起死去的亲人族眷，她对他说，她是被萧逐养大的，她唯一的亲人是萧逐不是他。

她语气冷淡，说：“他们的死与我有何关系？”

赵亭只觉得，此刻如果有必要，让她一剑刺入他的心脏，她也必然会毫不犹豫。

有那么一瞬，赵亭呼吸困难，不断咳嗽，他觉得自己随时会死，而那个和他的妻子生得一模一样的女子，就端坐在他前方，手指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就这么看他。

如果不是当时花竹意闯进来，给他倒水端药，史飘零大概会很开心地看着他咳死吧。

于是，现在有些话他就说不出来了，他眯起眼睛看向萧羌，心里本来已经压下去的怨毒又重新扬了起来，只恨不得把面前这男人零剐了再挫骨扬灰。

萧羌眼底波光流转，只当没看见赵亭眼底怨恨，他小小地抿了一口酒，觉得浑身暖和了一点，说：“……元帅放心，朕必然不会薄待令媛的。”

赵亭冷笑，正要说话，身后传来花竹意的声音，他一转头，此时天已快亮了，花竹意走过来，俯身在他耳边说了句什么，赵亭眼睛一细，点点头道：“让他上来。”

花竹意点头下去，赵亭转头。眼神里带了一种无法形容的恶毒，他对萧羌扬了扬下颌：“陛下，有人求见。”

此时，此地，求见？萧羌看了一眼赵亭的表情，沉吟了一下，微笑道：“不知是哪里的哪位？”

赵亭好整以暇地十指交叠，还以同样的微笑：“倒还是陛下的熟人。”

“哦？”挑眉。

“苏荷。”

萧羌的心一下沉了下去。

之前因为塑月的斡旋，他已经联络了萧逐，停止进军，也透过塑月，和苏荷谈了几轮条件。现在确实也是苏荷该派使者来的时候了，但是不知为何，苏荷竟然夜半亲自登船，他的心底生起某种不祥的预感。

他沉默了一会儿，随即微笑颌首：“那就劳烦元帅安排了。”

过了快半个时辰，苏荷登船，两人在赵亭的房间里见面。

苏荷一身水蓝衣衫，翠色披帛，立在当场，看萧羌进来，对他倩倩折腰，神色中没有一点不虞，两人如多年好友一般平和，就像是他根本没有攻打她的白玉京一样。

萧羌也对她加倍恭敬，一点不摆自己是战胜国皇帝的架子，两人寒暄了几句，才彼此落座。

其实两人要说的就是退兵的事。事已到此，塑月和长昭都表了态，萧羌也不得不撤兵，但是除了黄庭，总要再从苏荷手里落点好处。

这次事情，沉烈重伤，已无力再战，白玉京许了沉国二千万钱的赔偿，此外还一次给付生丝二万匹，熟绢二万匹，小麦、稻谷、黍米各十万石，沉国捞了这些好处，也算满意。

之前苏荷就派过使者来和萧羌谈判，讨价还价之后，最终约定，黄庭归大越，但是从荣阳和大越之间的一段约五百里无主荒地要给她，此外，白玉京再给大越五百万钱与一万匹端绫，而且立刻送还沉寒。

无主荒地说白了就是顺水人情，又不是自己的土地，拿来做人情也不是挺好。萧羌绝口不提萧远，就是怕萧远被苏荷当成筹码，然而苏荷也不提萧远。

今天苏荷亲自来缔约，他以为她总要提萧远，她却还是不提，萧羌心底那股不祥的预感便又浓了几分。

两人说完正事，苏荷说她这次过来的路上，意外获了一尾极好的鱼，就献给萧羌尝尝鲜。

萧羌不置可否，淡淡地道，如果京主说好，那就一定好，朕却之不

恭，便厚颜受了这礼。

苏荷掩袖一笑，说这鱼极大，沉国产的，云林江虽大，却也得这一条。

萧羌立刻明白，坠江的沉冰落在她手里了。

这一手玩得漂亮。

她现在和两国商议退兵，以沉烈虎狼之性，她拿沉冰去要挟沉烈毫无意义，把沉冰给他，一来是送了份礼，二来……

萧羌的眼睛眯了起来。

二来，苏荷算定了萧羌一定会咬这个饵。

是的，他的确会咬这个饵。

萧羌要的是吞并天下，统一东陆，一切可以利用和可以制衡的东西，他都会要。

更何况，沉冰在苏荷手里没用，不一定代表她在萧羌手里没用。

大越帝王手指轻曲，在桌子上敲了几下，含笑道：“这鱼虽鲜，却刺多难熟啊。”

“治大国如烹小鲜，一条鱼而已，应该难不倒陛下的。”

这句说完，两人对视，相对轻笑，和乐融融。

## 第二十六章 杜笑儿、血、合约

又说了两句闲话，苏荷亲手捧出一个漆盒，巧笑嫣然：“除了退兵国书，内有一点小礼，还望陛下笑纳。”

侍从接过盒子，验过火漆，远远打开，检查没有问题之后，才奉给萧羌。

盒子分为两层，上面是两卷已经用过印的绢制退兵协议，萧羌仔仔细细看过一遍，确定一字不差，他取出来用过印，将自己那一份收好，另一份给了苏荷，他掀开了下一层，苏荷的唇微微地弯起。

就在她面上露出诡异微笑的刹那，传来一声脆响，白衣帝王手中锦盒砸到了地上，萧羌盯着里面滚出来的几样东西，身体微微颤抖，牙齿咬得极紧，一丝血线沿着嘴角流出，滴到白衣之上，触目惊心——地上滚着两根小孩子的拇指和两块小小的骸骨，其中的一根拇指上还戴着枚玉石扳指。

萧羌死死盯着地上那小小的指头和骸骨，唇边鲜血越渗越多，半晌，两个枯涩不堪，仿佛从心里迸出来的血凝结而成的两个字静静回荡在空气中。

他说：“远儿——”

他认得那两根小小的手指，也认得那只他亲手选了送给儿子当生日礼物的扳指。

苏荷紧紧盯着萧羌的面色，萧羌却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大越的皇帝只是僵硬着身体，慢慢弯下腰，捡起骨头和手指，放入盒中，合上盖子，



把锦盒用力按在膝盖上，然后转头看向苏荷。

那一瞬，萧羌面无血色，连嘴唇都淡得几乎没有颜色，只唇边一丝血线鲜红艳烈，惊心动魄。

萧羌动了一下嘴唇，苏荷几乎有点迫不及待地想要听他怒吼、咆哮，要人把她杀了，这样萧羌就输了。输了！即便他拿下了白玉京的主城，他也输了！

男人开口，平淡无情，说出的却是苏荷想不到的一句话。

“一待赔偿交接完毕，朕即刻退兵！”

男人无色的嘴唇蠕动了一下，勉强保持着平稳的声音：“至于犬子，玉京学问天下第一，朕早就有意让他求学，还请京主多照顾。”

她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得到这个回答，她的眼睛猛地睁大，一张姣好面孔现出灰败的颜色——她输了！

三月十三晨，大越皇长子萧远于白玉京为质，沉国与大越退兵。

而与此同时，一封密报也从长昭的船上，送到了沉烈的手上。

内容简单，说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总之救了落水的沉冰，沉冰现在重伤，就在大越这里医治，等痊愈了再送回沉国。

沉烈靠在床头，看着密报，悠闲地伸展了一下身体，弹了一下纸面，低低说了一声：“小聪明。”他表示沉冰该受点教训，就让他在大越待着吧，便丢开这件事，不再说了。

探子同时也把船上苏荷和萧羌之间发生的那一幕禀告给他，沉烈面上掠过一丝沉思，手指敲着玉如意，对身边的武相慢慢开口：“……此子可畏啊……”

“如果看到苏荷送上挑衅的东西，萧羌勃然大怒，不肯退兵，其实倒好办了，此人不过三流心性，五年之内白玉京就有把握扳回这一城；如果他怒杀苏荷，却答应退兵，大抵十年之内白玉京会有机会。”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仰起头说，“如果他既没有杀苏荷，又答应退兵，这才麻烦，其人帝王心性，坚忍沉稳……武相，说不定，我真的遇到敌手了。”

武相也不禁萧瑟动容，沉烈顿了一下，反而大笑起来：“担心什么，